2011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1 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08876-8

Ⅰ. ①2… Ⅱ. ①人… Ⅲ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0776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装帧设计 何 婷
责任校对 陈 莎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http://www.rw-cn.com

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11 千字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5 插页 2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876-8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到客船

叶　弥

蓝湖里驶来了一条陌生的小船，停在老曾家门口，被水浪打着，像一只猫，在岸边蹭来蹭去。船上的人好似性子很慢，从傍晚停下，到第二天中午才露脸。是一位年轻的女子，两条棱角分明的剑眉，一直插入鬓角。老曾的老婆一直在窗子里面瞄着小船，这时候走出来，问她："你们是什么地方来？"

剑眉女子抬起眼，轻蔑地扫了老曾的老婆一眼，一言不发，钻进舱里去了。马上出来另一个老女人，黑而壮实，老熟人似的回答："哎呀，你有没有吃过中饭？我姓乐。快乐的乐。我们是从浙江来的，到这里看看有没有生意好做。你姓啥？"老曾的老婆显见得欺生，并不接话，只问："老乐，那个进去的人是你女儿吗？"老女人一拍手说："正是。听说你们这里的白果好，要是价钱合适，我们想运一船白果回去。"

晚上吃饭时，老曾的老婆对老曾说："那门口停的，我审过了。她们是浙江来的，想运一船白果回去。"老曾说道："别管人家的事。人家的话也不要全部相信。"

老曾的老婆一听，觉得后面那句话有道理，连忙推开窗户一看，门口的那只船已经不见了，通往青云河的河道上隐隐地有一条拖水痕。作为女人，她立刻想到了一件事，一拍手，失声惊叫起来："哎呀呀，两个女人，一老一小，怕是到小钟村招引人去了。小钟村现在是一块好肉啊！这两个东西！一点声音也没有，肯定是用桨划过去了。瞒着我们，呸！"

这条小船从蓝湖里拐进了青云河，一到青云河，它就弃了桨，

发动了电力，沿着青云河，快速驶过花码头镇，泊进了一条无名分岔小河。它在小河里休息片刻，又摇起了桨。将近半夜，它悄无声息地驶进小钟村，停在了一座小石桥边。两岸密密的垂杨柳盖着它。石桥的两边都有上下岸的河埠头。南边的河埠上面是永泉老汉家的屋后，北边正对着老庄家的大门。

小船来得悄然，这天夜里，没有人发现这条船。

剑眉女子对老婆婆说："妈，好个青山，好个绿水，连空气都是香的，我们就在这里待下去吧。"老婆婆宠着她："我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，我儿是什么人？有才有貌，比当年的柳如是还强。"剑眉女子说："妈，你别夸我了。当年柳如是闯江湖的时候，坐的是一条七桅大花船。……你还是睡吧。"

大清早，老庄家的大门打开，他的儿媳妇白杨从里面出来，提着几件衣服到河里洗。白杨用的力气可不小，搅动的水波使小船轻晃起来。

剑眉女子从船里出来，问白杨："这是什么地方？"

白杨从眼角边溜一眼剑眉女子，白杨的眼梢很厉害，带着风。剑眉女子不由得老实了一些，说："是不是小钟村啊？"她一指北边的一座山："这座山叫啥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"白杨说："香炉山。"

几件衣服一会儿的工夫就洗好了。白杨甩着手上的水，嘴里问道："你叫啥？"剑眉女子说："你先说。"白杨说："你先说。"剑眉女子说："你先。"白杨说："白杨。"剑眉女子说："我叫绿杨。"白杨说："花码头镇上，有一家绿杨馄饨店。听说城里也有绿杨馄饨店。大家都说，镇上的绿杨馄饨店，是家冒牌货。"意思是说她不老实，没说真话。绿杨的右手作势劈了一下左手，说："我说谎话，不得好死。我就叫绿杨。我家住在杭州城西。"船里的老女人伸出头来看她们，绿杨指着她说："这是我妈，她姓铁。"白杨问："铁妈妈，你家真的住在杭州城西？"老女人说："说谎不得好死。我家真的住在那里。"白杨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放在盆里，站起来，侧过身去，捋着头发说："我表哥就在杭州城西的一个工地上，他是工头，老叫我去呢。他还没结婚呢。"绿杨皱着眉头听她说完，也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只好说："好啊！……那么，我们是邻居了，你来

玩啊!”

绿杨看着白杨的背影,心生好感,说:“看来小钟村的人还不错的。”老女人说:“放屁,你见过好人吗?我们中国没有好人。……我上去看看,再去买副大饼油条给你吃。”

黑壮的老女人上了岸,她一会儿姓乐,一会儿姓铁,我们不知道她到底叫啥,暂且叫她老女人。

老女人眯着两只花眼,笑眯眯地,在岸上东走西瞧。这是一次理性的巡察,岸上的一切,尽入眼底。一个小小的村子,名堂还不少,小佛堂,小教堂,翰林骨塔,都是有些岁月的。小集市不算小了,有牵着猪崽来卖的。屠夫家姓屠,做卤菜的是小王家,开大饼油条铺子的是安徽人老刘。老刘家昨晚来了一个见过世面的亲戚,他一面朝炉子里贴大饼,一面给亲戚解说小钟村的前世今生。原来香炉山下的小钟村,三面绕水,只有朝南的一面开着通往外面世界的水陆口子。今年大年初五,接财神的日子,村子后面一大片种菜的熟地上,开来了六十几个造房子的民工,造四十幢别墅,每幢别墅连院子占地要两亩多,亭台楼阁,售价四千万。他们在地块上圈起了围栏,又在水面上造了一顶连接北面香炉山的廊桥。廊桥就是小钟村通向外面世界的第二个通道,只是它专属别墅区,村民不能由此经过。

老女人听到这里,傻乎乎地“哦”了一声。自己觉得失态,连忙走了。

老女人视察了一圈,熟门熟路地踅到小佛堂里敬了一炷香,诚挚地对观音说:“菩萨,我们母女不算好人,但是您老人家大人大量,保佑我们在此地赚几个钱。我们有了钱一定不忘您老人家的好处,把钱拿到庙里去做供养,或者做法事,两个云磬,六个木鱼……”

正想继续许愿,小佛堂门口闹了起来。原来是一对恋人在吵架,男的是工地上的民工,女的原本在花码头镇上的浴室里当服务员。两个人认识后,男的不让她在浴室里干活,就把她带回工地住了。老女人刚跨出门,一个看吵架的男人回头激动地对她说:“那女的,我知道的,就是一个婊子,浴室里的婊子。”老女人吓了一跳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男的扯着女的，女的泪流满面，说："你让我走，你留得住我的人，留不住我的心。"男人换了一只手继续扯住女人。女人喊道："这里有什么？钱是人家的，四千万的别墅是人家的。我住在工地上，就像人家的看门狗。看门狗也罢了，我想喝生啤，我想吃冰淇淋，这里都没有。狗也有狗的乐子，我有什么乐子？没有一点点享受，生活有什么希望？"这时，那男的放开了手，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："我是什么都不能给你，但我有爱。爱就是希望。"女的唾沫星子乱飞，失控地回答："爱值几个钱？你去死吧！"

女人极端的情绪影响了男人，他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，一转身，猛然跳进河里。过了一阵，有一个老婆婆失声惊叫道："啊呀，沉下去了，像一把米一样，浮不上来了。他怎么不会游泳呢？"

老女人趁着大家在河里打捞跳水者，赶快回到了船上。对于刚才那一幕，她有一个不祥的判断：此地不可留。她对绿杨说："宝宝，"她这么称呼女儿，"我忘了告诉你，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菩萨在梦里对我说，这地方风水不好。所以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"绿杨吃着大饼，远眺香炉山，她才不信菩萨托梦的事："这儿多好，杜鹃花红，白菊花白，简直是世外桃源。"老女人转口夸奖女儿说："宝宝真的有水平！宝宝真是一个才女！"声音越说越轻，显然无奈。

下午，派出所的人来到小钟村，那个跳水者不幸溺水死亡，带着他真挚的爱情和一时冲动，命殒水底。小钟村所有的河都通着蓝湖，在一些特定的时刻，小河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底下却暗流汹涌。跳水者溺水的时候，一定是碰上了水底下的旋涡。大家围着派出所的人，个个诉说后悔的心情，谁会想到这么个大男人不会游泳？这人真是孬到家了，拴不住女人，也不会游泳，听说他还不会骑自行车呢。他的爱好就是看书，什么书都喜欢看。这个外地民工，可能是这方圆一百里以内唯一喜欢看书的成年人。

老女人和绿杨待在船里没有出去。晚上，永泉老汉到船舱里找她们谈话。

"派出所刚走。"他说，"村委会还在开。死了人，要严肃村纪村规，大家都要守法。"

坐在床铺上，老永泉晃晃身体，感觉船体摇动了一下，他笑了

一声，想：有趣。他伸出手，对老女人说：“把你们的身份证拿过来。”老女人乖乖地递过身份证，是她自己的。永泉一看，说：“原来你姓汤。你个汤婆子，刚才还对人说你姓铁。你是不是真的姓汤？”老女人说：“这张身份证是真的。……真的姓汤，就算是汤婆子吧。”永泉扔下身份证，问绿杨：“你的呢？”绿杨抬起下巴强硬地说：“查我们的底？你是哪路人？”永泉说：“哪路人？我晓得你们是不合法的……”汤婆子大声念起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能乱讲的。”手指头都抖了——当然是故意抖给永泉看的。

永泉老汉看汤婆子害怕，心里大大地受用，就低了头去小桌子上拈起一块腌黄瓜吃了，觉得好吃，又拈一块吃掉了。汤婆子说：“不要多吃腌黄瓜，吃多了盘肚肠。”说着温存地递上一碗茶叶水。永泉接过来喝完，评价说：“喝的茶水还过得去，一旗三枪。黄瓜腌得也好吃，里面放了桂花。你这家人会过日子，讲究。”

汤婆子坐到永泉对面，说：“我女儿的见识不比男子汉差，她有大学文凭，还是建筑系的。你要不要看看文凭？”永泉说：“汤婆子，你看我是不是好哄好骗的人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你一样的老，其实我才六十岁。”汤婆子睁大眯眼，仔细地瞅瞅永泉说：“你面相好得很呢，方头大耳，罗汉转世。”绿杨“嗤”地一笑：“你们两个人，一来一去，双推磨似的。我看你们挺般配的。”这下子，汤婆子坐到永泉身边去了，紧挨着他的胳膊悄声问：“跳水的小伙子真死了？”永泉拿眼睛瞄了绿杨一下，回说：“真死了。告诉你们，我们这个村本来是风平浪静的，没想到来了这帮民工，又赌又嫖，把我们村里的男人都带坏了。像我这样不赌又不嫖的，在村子里已经没有了……没有了。连村长都跟着学坏，反正卖掉了那么多的土地，手里有的是钱。我也有钱，小姑娘。”

汤婆子和绿杨对看一眼，汤婆子看着永泉，艰难地问：“多少钱？”永泉说：“你这么说我很高兴，像个女人。女人就该这么问——多少钱？这就像个女人。以前的女人都爱谈理想，谈抱负，现在都爱谈钱。这就好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的侄儿是市长的秘书。这是他的名片，你们看看。”

永泉从怀里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。

两个女人都没有去看桌子上的名片。绿杨淡淡地说:“现在是市场经济,就是市长来了,也要先交钱。”

永泉笑出声来:“你好大的口气!市长玩的都是明星、大学生、名门闺秀,你算什么东西?”

绿杨骂道:“你再敢污辱人,我就让你吃拳头。”她说完就捋起水绿的丝绸袖子,竖起拳头在永泉面前一晃。永泉涨红了脸,朝后慢慢退出小船。上了岸,他暴跳如雷:“走着瞧,到底是你拳头狠,还是我手段狠。”

永泉老汉跑到村长钟阿林家里,村长和老婆孩子正在吃饭。一家人看到他进来,都放下了饭碗。永泉坐下来,眼睛湿润地看着阿林,也不说什么。阿林一挥手,老婆儿子都端着饭碗到院子里吃去了。永泉带着哭腔开口诉说道:“阿林,你也知道,我老婆身体不好,就和我分开睡了。十多年了,我从来不在外面搞什么名堂,因为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。你们学着民工吃喝嫖赌,我也从来不参加……”

阿林还没来得及阻止他,阿林的老婆就在院子里把饭碗掀到地上,骂孩子:“死尸,什么地方不好坐,坐在这里碍人手脚。”那半大孩子笑着回答:“叫你不要去偷听,你非要去。看吧,听到不好的话又要生气了。”

阿林皱皱眉头,说:“这些话不要再提了,经济繁荣的时候,有些事是避免不了的。你讲你的事吧。”

永泉喘着气说:“昨天晚上,我家屋后停了一只小船,船上猫着两个破货,一个老的,一个小的。我看上了那个小的,我是认真的,没想到那个小扫帚星不肯……弄得我,一点面子也没有。她还要打我。”

阿林站起来,点着香烟抽着,来回走了两圈,沉重地说:“我知道,现在的日子过得有点乱,大家都有点乱。我们现在没啥体面了,但是不能让婊子们看不起我们。她们凭啥?她们是最没道德的人。她们不给我们尊严,我们就请她们滚蛋。上午死的那个人,不就是错爱了一个婊子?不能再死人了。”

永泉老汉站起来诚惶诚恐地认错:“我刚才说错话了,我对那

个人，不是认真的。我不过是想玩玩她。”

阿林坐下，眼睛看着地，想了一会儿，沉闷地说：“昨夜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三面的水一起轰过来，把村子淹掉了，然后北边的香炉山也倒下来压住我们。醒过来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村子真的要毁了，不是水，不是山，是……”他抬起眼睛看看永泉，“但是我一大早到村子里看一遍，看看村后那四千万一幢的别墅，心里又有了希望。我们村子是一块福地，要不然人家怎么会到这里来造这么高级的房子。你说，是不是？”

永泉说：“是的。我们的日子大有希望。但是什么事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，你没看到这些别墅把村子造乱了？”

阿林说：“我知道了。你回去吧。慢慢地都要整顿。今天派出所的同志也说了，村里最好不要容留过多的不务正业的外来人员。我明天就让人去赶那母女俩走。”

永泉回到家里，打开后窗子，对河里那条小船叫喊：“给你们报一个信，村长明天就要请你们走路。你们识相点，赶紧连夜悄悄地走吧。”

绿杨在船里问汤婆子：“妈，老东西坏得很。我们什么时候走？”

汤婆子说：“要不走也行。我给那老鬼赔个礼，叫下来，你服侍着，肯吗？”

绿杨说：“不肯。”

汤婆子叹了一口气：“那就明天一早走吧。”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日子真是没希望……想当年，我也是一个有理想的小姑娘，想穿军装，要当积极分子。扭过秧歌，唱过革命歌曲……哪里想到现在就像一条狗一样，被人撵来撵去。”

绿杨接口说了一句俏皮话：“还是一条母狗。”

汤婆子心情恶劣到极点，用手死命地擂了一下桌子，吓得绿杨连忙钻出去坐到船头。农历七月下旬，月亮早早地升上了天空，黄而饱满，十分甜蜜。人世间的生死，在它来说，不过是天边浮游的云雾。

岸上的屋子里，永泉老汉正在看老电影，恰好也碰到了“理想”

和“希望”这两个词。他的病老婆吃了永泉给她煮的党参粥，早就睡下了。她的娘家侄儿正当着市长的秘书，她在家里也享有特权。譬如十几年的分床，每天晚上的党参粥……因为快到国庆六十年纪念日，电视里每天都放着五、六十年代的老电影。电视机上面的墙壁上，挂着永泉年轻时当解放军的一张照片，还有他得过的几张奖状。“理想……”他想，电影里，《红色娘子军》的党代表洪长青正要接受火刑，永泉老汉的脑子也像被火舌舔了几口，热辣滚烫，处在失控的边缘。他的手一把捏住了大腿内侧的裤子，愤恨地自言自语：“世事艰难，不说别的，光是这个东西就要人的命……要人堕落。……希望在哪里？”

洪长青充满激情地在火堆里叫喊起口号，永泉吓了一跳，不由得把手松了下来。

白杨来了，她还是来洗衣服的。她要洗的衣服真多，绿杨嘴里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。白杨解释说：“我是今年五月初嫁过来的，七月初，公公病倒了，生胃癌。七月十号，他做完手术，婆婆又得了病，脑子犯糊涂。所以家里的被褥衣服都要我洗的。”

绿杨说：“你还是个新娘子呢。你看上去是个能干人，怎么嫁到这家了？”

“那时候他家也有钱的。后面造别墅的地，他们家也有一份。”白杨说，“我家穷，罚款罚穷的。父母要生男孩，生了五个女孩——第六个才是男孩，今年才六岁。”

绿杨问：“那你公公婆婆生了病，就把家里生穷了？你男人是干什么的，我还没见着他。”

白杨说：“别说你一两天见不着，我两三个星期都见不着他的面。干什么去了？”白杨吃力地从水里拖起一件床单，站起来，床单连着水，重得连腰都站不直，“先是跟着民工赌钱，那些民工，赚的钱并不多，用起来就像大爷，一副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样子。听人说，只有今天跳河死的那个人才存钱。——后来又去嫖，被派出所抓住过几次，罚得眼睛发绿，还是要去嫖。公公婆婆都是被他气出来的病。我好言劝告他，他还有道理。他说，你看看那四千万的别墅，你看到了，还觉得自己是个人吗？不如找点乐子，今朝有酒今

朝醉，痛痛快快地过。他还说，咱村现在就像一个黑社会，这样很好，因为男人都有黑社会情结。女人呢，都有当婊子的情结。呸！”

绿杨用手摸着脸说：“哎呀。在你面前，我是个坏女人啊。”过后说：“我真想找个人嫁掉算了，但是找不到啊。你给我找一个吧。”

白杨瞄她一眼：“你骗人罢了。你过得还不好？”

绿杨说：“不骗你说，不好。谁想过这种日子？像狗一样被人赶来赶去。你信不信我说的是真话？”

白杨把拧干水的床单放进木桶里。做完了这件事，她显得有些高兴了，脱下塑料拖鞋，坐下来，两只脚放进水里，慢慢地搅拌水里的月光，眼睛认真地盯住水面看。

绿杨说：“你看什么？天有些凉了，水里的寒气要渗进骨头里的。你怎么一点都不讲究？女人要讲究一些的。”

白杨一惊，回过神，抬起头说：“你们来得真不碰巧。碰上死了人，还碰上老永泉作梗。你们还是快点走，得罪了永泉和村长，住上一年，也没人敢做你们的生意。你信不信？”

绿杨惊疑地笑一声：“这里的人，我看着确实有些乱——思想乱。”

白杨说：“我知道走投无路是什么感觉。咱们姐妹说话投机，我好歹也要帮你一把。这样吧，你等着，我去工地上替你找个生意来。”

绿杨顿时一愣，心中突然一动又一酸，很难得地感到一阵热，真心诚意地哭了起来。既觉得没面子，没羞耻，也觉得受人恩惠，心里感动。她一哭，白杨不知道为什么也哭起来。白杨为什么哭呢？没等绿杨问她，她就说开了，原来她的一个远房表哥在杭州城西的工地上干活，他一直叫她去。他还没结婚呢……这些内容，绿杨今天早上第一次碰到白杨的时候，就知道了。白杨连头这些内容继续朝下说：她未婚前就与表哥相爱了，他们十六岁那年在一起喝亲戚的喜酒，一见了面，就相爱了，一直到现在还爱着。表哥为了她，不肯爱别的女人。表哥没啥钱，人也长得一般，但是他善良，喜欢帮助别人。正派，敢打抱不平。同情弱小，心地纯正。喜欢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物和孩子，乐观向上。健康……

绿杨打断白杨的话："既是这样，别说了。我们今夜就走，你跟着我们，我们送你到你表哥那里。……你带上外套吧，天快冷了。"

白杨捧起木桶上了岸。绿杨看到她在门口的竹竿上晾好床单，进了屋子，好长时间不出来。仿佛能听见床单上面的水，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，发出很响的一排声音。好不容易看到白杨出来了，手上只拎着一件外套，一只挎包。走到小船边，把挎包扔下，自己朝桥的西边去了。绿杨叫住她，她回过几步轻轻说："我到小教堂去。我信教呢。"绿杨说："就走了，这时候不要去了。"白杨说："要去的，我爱着丈夫，又爱着表哥。现在又要抛弃丈夫，去爱一个不该爱的人，我去求神饶恕。"她甩开大步，几乎是欢欢喜喜地去了。

汤婆子出来，不动声色地站到绿杨身后。

绿杨说："这村里人坏，咱就拐跑新娘子。"

汤婆子说："打嘴。我们是帮了一个苦人。"

绿杨说："假惺惺。"

不说白杨去教堂向上帝怎样忏悔，这里，汤婆子和绿杨百无聊赖地等着白杨。白杨走了大约一个小时，回来了。匆匆忙忙地刚上船，柳树后面突然闪出一个人，不说话，光看着船。白杨连忙说："你们慢点开船，这是我婆婆。我走的事告诉她了。"

这婆婆走过来对汤婆子说："我和我媳妇盘算了十八次，每次都走不成，这次走成了。好人，我真是感谢你们。"

汤婆子诧异地对白杨说："你婆婆真是好人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人——帮着媳妇逃跑。难道儿子不是她亲生的？"

婆婆并不理会汤婆子，一把拉住白杨说："你走了，我可苦了。狗屁儿子，狗屁老头子……岂有此理。我拦不住你，你走吧。"她递过一只小布口袋，朝白杨的手里一塞，说："你不要对别人说我送钱给你。你到了你表哥那里，两人好好过日子。方便的话，托人带个口信给我，省得我牵挂。要是你以后钱太多了用不完，记着藏点起来，方便的话带给我……"

白杨摸着婆婆的手说："妈，你回去吧。放心。"

婆婆说:“那我回去了。一个屁儿子,一个屁老头子……岂有此理。”

她说着就走了,就像她出现那样,悄无声息,消失得很快。

船轻轻地摇起来,慢慢地离开了外表安静的村庄。到了稍稍宽阔的无名岔河,这条岔河通青云河,青云河通蓝湖,蓝湖通杭州。杭州有白杨的表哥,她通着表哥。她整个的灵魂早就私通着表哥了。

白杨打开婆婆给她的小布袋,拿出一样东西,放在月光下面照来照去。绿杨惊叫:“什么钱啊?这是一块石头。”白杨说:“不是石头,是一块硬邦邦的黄泥巴。”白杨把泥巴又装进小布袋,放到自己的挎包里,说:“一片心意,要好好珍藏的。”

绿杨跑到船后面,汤婆子正准备弃了桨,改用电力行船。绿杨说:“妈,我看白杨的婆婆脑子有问题,白杨的脑子也有问题。”汤婆子安慰她说:“没啥,大伙儿脑子都有问题的。脑子有问题怕什么?脑子又不会拿刀。你注意她的手,不要让她手乱动船上的东西。”嘴巴朝外面一努,绿杨就出去了,点上一支香烟,看白杨有什么动静。

白杨在干什么?她又脱掉了鞋子,两只脚伸在水里,迎着水浪晃荡,萤火虫在她的身边飞来飞去,她不时地伸手挥来挥去,像小姑娘一样,发出低低的纯朴的笑声。

绿杨说:“早上看到你,还以为你特别厉害,眼梢带着冷风。”

白杨惬意地晃着头说:“生活充满着希望!”眼珠子朝旁边一转,眼梢带着风,是暖风。

河边密密地长着杨柳,月光透过柳丝,照在河里,黑白两色组成的天地,又斑驳,又美丽,光怪陆离,无声里有着呐喊,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宫殿。肉体置于这样的境地里,就如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,灵魂随之翩翩起舞,欢欣而感伤。

白杨指着脚下的河水,脸上一副迷幻的表情:“你看吧,这条河里有许多东西,你是看不到的。我能看到。前面有一片花开着,像牡丹,也像芙蓉。船舷左边,水面上跳着一群小人,身上的衣服闪闪发亮。我和表哥也要生一群小孩……还有金鱼,当然你看不到,

就在船右边。”

绿杨想，本来以为她是个厉害角色，原来是个水货。她说：“我妈马上要过来用发动机了，你还是到舱里去吧。”白杨依言进了舱。舱非常小，但她的脸上充满愉快，生活会从这个小小的舱延伸出去，然后就幸福得无边无际吗？

汤婆子来到船头。绿杨把香烟塞到她的嘴里，问她：“妈，我看白杨是有问题。她到底有没有什么表哥？”汤婆子不停地忙碌，却一点也不显疲惫。她精神十足地回答绿杨：“管她有没有问题，管她有没有表哥。到了杭州，先把她放到女铁匠那里，让女铁匠去问个明白。她到底有没有表哥？……女铁匠那里正缺少这样的人，白杨长得不错呢。去，还是留，到时候她自己决定。”

女铁匠开着一家大浴室，她的手下有三十几个女服务员，她们的眼睛比浴室昏暗的灯光还要昏暗呢。

小钟村，白杨的丈夫回来了。他的妈迎上来说：“哎呀不好，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？”白杨的丈夫说：“手气不好，一把全赌光了。”他的妈跟着他后面说：“不好不好，你回来得太早了。”儿子回过头看她一眼，说：“你今天有没有吃药？”妈说：“没吃，昨天晚上就没了。”

白杨的丈夫大喊起来：“白杨，白杨。你死到哪里去了？妈的药吃光了你都不知道？”

白杨的公公在里屋不高兴地咳了一声，婆婆说：“不要喊了。她走了，到杭州城西找她的表哥去了。你看，这是她写给你的条子。”婆婆笑嘻嘻地递上一张小纸片，上面这样写：我对不起你。你不要来找我。我去找我的表哥，我真正的爱情。

白杨的丈夫说：“你们又要逃？”

婆婆说：“我没逃。是她逃了。生活充满希望！”

白杨的丈夫把纸片一把塞进嘴里，嚼了一下，狠狠地吐出来：“狗屁狗屁，她哪来的表哥？算计着逃了十七八次，老想去找她的表哥。”一眼看到妈妈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他，一股子怒火朝她身上发作出来：“编故事找男人，也要编出个好的，什么表哥，在杭州的工地上……哼，白杨嫁过来的时候好好的，自从你得了神经病以

后，把她也带出神经病了。”

公公在里屋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儿子啊，深更半夜的，不要叫喊。人得神经病，是很正常的。我躺在屋里，耳朵听着外面的人说话，一个个说的都不像人话，都像有神经病似的。”

白杨的丈夫气呼呼地说：“那么这件事怎么处理？”

公公说：“那还不好办，你去找村长。村长总有办法，水上派出所，不是好惹的。”

白杨的丈夫一甩手，扔下一句话走了：“我不去，我又没钱，去求什么人？”

公公自言自语：“不找就不找吧，到哪里都一样过日子。一碗饭，一张床，就够了。我呢，半碗饭就行，可能过不了多少日子，床也不需要了……没有希望的日子。”

小船出了青云河，停泊在蓝湖里，老曾家门口。水浪打着它，它在岸边蹭来蹭去，颇不安分。已过半夜，月亮偏西，潇潇洒洒，不见疲惫。

老曾的老婆天快亮时出门撒尿，一眼看见了小船，迷迷糊糊中，她想：这是从外面刚来的呢？还是从里面往外跑的？她回了屋子，摸到床铺，继续睡。

这一睡睡出了莫大的损失。老曾的老婆早晨起来一看，小船不见了，放在屋外晾着吃露水的腌黄瓜全部不见了，远方去的湖面上，隐隐地有一条拖水痕。她大叫起来：“老曾，老曾，你过来看看。上次它来，少掉不少腌黄瓜，这次它去，腌黄瓜全部没了……”

（选自《钟山》2011 年第 1 期）

杨村的一则咒语

阿　乙

一只虫子贴地飞行，在这个世界莫名失踪，一只鸡跟着失踪。这是故事的起源。鸡的主人钟永连断定邻居吴海英将它偷了。证据有二：一、钟永连一直寻到吴海英家菜园，发现爪印消失于此；二、吴海英家飘出炖肉的香味。吴海英是不好惹的女人，喜欢打架，打不过烧人屋。钟永连想自己那阴沉得像杀手的儿子在家就好了，他很久没打电话回来，也不汇钱。

黄昏降临时，瘦弱的钟永连想到两个问题：一、这看似和睦的关系不是她钟永连破坏的，也不是靠她一人维护就能维护的；二、一只鸡说大不小，说小不大，拖明天处理，就过期了。因此她到村里兜一圈，说："你有看见我家的鸡么？"或者，"说来奇怪，好好一只鸡，偏不见了。"人们问她找了没有，她说："我只知道它最后朝东边园子去了。"这是丈夫教的策略。他临终时交代，如果非要找个道理，最好先去村里转转，做做群众工作。

最后钟永连来到吴海英家门口，连唱三遍："也不知道是谁偷了我家的鸡。"

吴海英问："二娘，出什么事了？"

"也不知道哪个狗瘪偷了我家的鸡。"话说出口时，钟永连感觉自己正朝一场可怕的战争滑去，但在吴海英说鸡自己会回来时，她反而更狠，"死了怎么回，都吃到肚子里怎么回？"钟永连说话时头是偏向一边的，吴海英似乎懂了。"二娘该不会认为是我吧？"

"谁做了谁自己心里清楚。"钟永连下达判决后要走，被吴海英扯住衣袖，她甩掉，"死开。"

吴海英便吼："今天你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偷吃了你家的鸡，说

清楚再走。”

“我没说你吃了，是你自己说你吃了。”

“我哪里说我吃了？”

“吃了就是吃了，不就是一只鸡，对不了证的。”

杨村此时正下着雨，雨像大排大排省略号斜刮过来。吴海英捉住钟永连衣领，冷静地看那张湿漉漉的脸，狠抽了一记。后者的眼泪和鼻血涌出来，脸也变形，这样便有了双重耻辱。当吴海英要扇第二记时，她又想自己终归死了丈夫，因此悲啼一声，撞向吴海英，后者连退数步，坐倒在地。吴海英匆匆爬起，揪住钟永连的头发（像揪一把稗草），又扯又拧，直到将钟永连拽倒在地。人们赶来时，发现钟永连匍匐于地，一会儿叫丈夫的名字，一会儿叫儿子的名字，那吴海英在一旁搓手，她的丈夫叫她回，她不回，说：“是她先诬陷我偷她鸡的。”

钟永连便连续拍打泥水，说：“还说。”有几个女人去拉，刚拉起，她又扑下，不一会儿手脚抽搐。

“装。”吴海英说。

“你能不能少说两句。”她的丈夫将她往屋里捉，她却仍说：“大家今天在这里，她诬赖我偷她的鸡，我要偷了我撞死在她面前。”钟永连坐起来，用手指戳她：“好，要是你偷了，今年你的儿子死；要是没偷，今年我的儿子死。”

“要是我偷了，今年我的儿子死。”吴海英说。

“看是谁的儿子死。”然后钟永连又说，“我就不信。”她说得如此果决，以至回到家后多少觉得讨到一丝公平，她顾影自怜地抽泣，睡过去。第二天早上，那只鸡回来了，羽毛湿答答的，腿上扎着红布条，像落魄的隐士孤独地刨土。她将它偷偷抱回家，弄死了。

钟永连以后见吴海英总是愧疚，直到一天醒过来：吴海英没偷鸡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她若真是个贼，仅仅因为没偷这只鸡，就应该是个好人了？她有意识想那腥的味道，吴海英揪她头发，将她拽到泥水中，让她吃这味道。

在重新遇见吴海英时她抬头挺胸，像对方一样轻蔑。后来性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